

简论杨岐宗风  
——从“杨岐灯盏明千古”说起  
**On the Style of the Yangqi School of Chan**

麻天祥

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Prof. MA Tianxiang**

Ph.D. in History, School of Philosophy of Wuhan  
University



中国佛教研究国际期刊第1卷第1期 页 29-50（2022年），

凯拉尼亚：巴梵汉藏佛教文献研究所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Buddhist Studies, Volume 1, Issue 1, pp. 29-50 (2022)

Kelaniya: Institute of Pali-Sanskrit-Chinese-Tibetan Buddhist Literature Studies

ISSN: 2820-2228

## **On the Style of Yangqi School of Chan**

**Prof. MA Tianxiang**

### **Abstract**

Among the five schools of Chan, Linji is the most prominent. After the Song Dynasty, the Yang Qi school swept the world and pushed the Linji School to its heyday. Therefore, there is a saying in the history of Chan that Linji occupied the world. The Huanglong school, which is juxtaposed with the Yangqi, used to be overwhelming, but disappeared through transmission. In later generations, Yangqi is regarded as the authentic Chan or Linji when we talk about Chan. In terms of style, Yangqi is simple, down-to-earth, all-embracing, and dragon-like.

### **Keywords:**

Yangqi; all-embracing; Down-to-earth.

## 简论杨岐宗风 ——从“杨岐灯盏明千古”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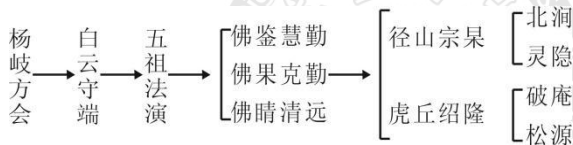
麻天祥

**内容提要：**禅宗五家，最盛者莫过于临济。自宋而后，杨岐派席卷天下，把临济宗推向了全盛时期。于是禅宗史上有“临天下”之说。至于与杨岐并列的黄龙派，虽气势如虎，也不过历经数传而绝。后世论及禅宗，多以杨岐为临济或禅宗正脉。

朴质无华，脚踏实地，涵盖乾坤，宗风如龙，治人如治玉。杨岐宗风，如是如是！

**关键词：**杨岐 涵盖乾坤 脚踏实地

宋代禅宗五家最盛者莫过于临济。其六传至善昭，七传为楚圆，八世则有杨岐、黄龙二宗分头并进。黄龙慧南，以三关著名，门下之宝峰克文，而从理论上系统阐述文字禅的清涼惠洪也出其门下。杨岐派宗风如龙，三传至五祖法演，门下有三佛，佛果克勤即著《碧岩录》者，而倡导“看话头”的大慧宗杲则是其嗣法弟子。后世临济宗系实际上多为杨岐派所传。由此可见，后世佛教多系禅宗，禅宗又以临济为盛，临济则又为杨岐派所垄断，杨岐宗风如龙，赓续千年，其影响所及亦可见一斑了。该宗谱系略示如下：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禅门五家七宗在宋代之流布，反映了禅宗的发展继五代之后又出现的新的盛况。然而，无论是云门，还是临济下的杨岐、黄龙，在思想上都没有新的突破，都没有超出《坛经》的认识水平。它们也只是承五代禅风之余波力图创造或完善新的方法，以求实现禅的超越精神。如此则有文字禅、默照禅以及看话禅奔竞而起，其实也只是在方法上的歧异。而弥漫之禅风，吸引了儒士之参禅，不仅使宋代禅学走是了综合儒、道之途径，而且，禅史竞出，语录繁兴，使禅文化在宋代大放异彩，并把文字禅在实际上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论及杨岐，美誉不绝，其中“杨岐灯盏明千古”更是史不绝书的千古佳话。印光法师对此亦有无限的感慨：

光初出家，见杨岐灯盏明千古，宝寿生姜辣万年之对，并沙弥律，言盗用常住财物之报，心甚凛凛。凡整理糖食，手有粘及气味者，均不敢用口舌舔食，但以纸揩而已。杨岐灯盏者，杨岐方会禅师，在石霜圆会下作监院，夜间看经，自己另买油，不将常住油私用。宝寿生姜者，洞山自宝禅师，（宝寿乃其别号）在五祖师戒禅师会下作监院，五祖戒有寒病，当用生姜红糖熬膏，以备常服。侍者往库房求此二物，监院曰，常住公物，何可私用，拿钱来买。戒禅师即令持钱去买，且深契其人。后洞山住持缺人，有求戒禅师举所知者，戒云卖生姜汉可以。禅林宝训卷中，五十四五两页，有雪峰东山慧空禅师，答余才茂进京会试，求脚夫力书，大意谓，我虽为住持，仍是一个穷禅和。此脚夫为出于常住，为出于空。出于常住，即为偷盗常住。出于空，则空一无所有。况阁下进京求功名，不宜于三宝中求，以致彼此获罪。即他寺有取者，亦应谢而莫取，方为前程之福耳。近世俗僧多多（衍字）以钱财用之于结交徒众俗家。光一生不愿结交，不收徒弟，不住持寺庙。自光绪十九年到普陀，作一吃饭之闲僧。（三十余年，未任一职，只随众吃一饭。）

印光二字，绝不书之于为人代劳之纸。故二十余年很安乐。<sup>①</sup>

在这里，印光强调，杨岐“不将常住油为私用”，表现了公私分明，“无我我所”之高洁；批评“近世俗僧多以钱财用之于结交徒众俗家”，玷污佛门；并以之为楷模，不结交、不收徒，不住持寺院，把“杨岐灯盏”的精神，扩展到禅的境界和觉悟的追求。这正是落在实处、落在脚跟上的杨岐宗风，完全契合“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道在日常的禅宗思想。正因为如此，杨岐灯盏才能光耀千古，杨岐宗风才能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赓续不绝，独领风骚。



<sup>①</sup> 《复邵慧圆居士书一》，《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2，弘化社，2006年，第573-574页。

杨岐方会，生于公元 992 年(北宋太宗淳化三年)，卒于公元 1049 年(北宋仁宗皇佑元年)前后，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人。俗姓冷，幼机敏，不喜翰墨，20 岁后为小官，因征收商税督促不力，失职当罚，夜逃筠州九峰山，恍惚间似曾相识，眷恋不忍离去，遂落发为僧。后往潭州(今湖南长沙)参石霜楚圆禅师，为临济八世僧，自成杨岐宗，禅宗一花五叶，五家七宗由是而生。因住袁州杨岐山普明禅院(今江西萍乡上栗县杨岐山普通寺)，故名。有门人记述《袁州杨岐山普通禅院方会和尚语录》和《杨岐方会禅师后录》传世。

“杨岐灯盏”之公案说的是，杨岐方会在石霜圆会门下作监院时，由于库房光线昏暗，白天为寺院工作时，用寺院里的灯照明；晚上诵经参禅就点亮自己的油灯，公私分明，从不侵占常住利益。石霜和尚对杨岐方会说：“你这样还不算清廉，你的灯挂在寺庙的灯下面，寺庙的灯油滴进你的油灯里，你还是沾了常住的利益。”杨岐恍然大悟，即刻将自己的油灯挂到寺院油灯的上面，或者置小盏盘于寺院油灯之下，好将灯油放回公用烛台。这种爱护常住物，不欺暗室的高风亮节遂在佛门中不胫而走。后人便以“杨岐灯盏”为喻，颂扬杨岐宗风光明永照，千古不灭。

就这则故事而言，体现出来的是公私分明与廉洁自律，用儒家的话讲就是“慎独”，当然也是脚踏实地的禅学和禅的修养；但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说，显然是“无我我所”，“诸法无我”的佛教哲学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

佛说觉悟，禅讲明心见性，最大的障碍就是“我”、“我所”之无明。有了“我”之牵挂，就看不破，放不下，就有烦恼，就铢锱必较，睚眦必报，天下也将永无宁日。所以，要见性成佛，或者说达到觉悟的境界，首先就要破除我执，破除“我”和“我”的牵挂。诚如老子所云：“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sup>①</sup>由此可见，“杨岐灯盏”的故事，从日用层面显示了杨岐宗风立定脚跟，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和心地光明，游行自在的博大气象。

据《五灯会元》卷十九载：

袁州杨岐方会禅师，郡之宜春冷氏子。少警敏，及冠，不事笔砚，系名征商，课最坐不职。乃宵遁入瑞州九峰，恍若旧游，眷不忍去，遂落发。每阅经，心融神会，能折节扣参老宿。

慈明（石霜楚圆）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师（杨岐方会）皆佐之，总院事。依之虽久，然未有省发。每咨参，明（石霜慈明楚圆）曰：“庠司事繁，且去。”他日又问。明曰：“监寺异时儿孙遍天下在，何用忙为？”

一日，明（楚圆）适出，雨忽作。师（方会）侦之小径，既见，遂扭住曰：“这老汉今日须与我说不说打你去。”

明曰：“监寺知是般事便休。”

---

<sup>①</sup> 《老子》十三章。



语未卒，师大悟，即拜于泥途。问曰：“狭路相逢时如何？”明曰：“你且躲避，我要去那里去。”师归。

来日，具威仪，诣方丈礼谢。明呵曰：“未在。”<sup>①</sup>

禅门付法，其要在不说破、贵在自得，类似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尤其是在临济。但是像石霜楚圆、杨岐方会这样狭路相逢，以随缘应对逼拶，无论是“不说破”，还是“自得”，显然都在为平实、宏阔的杨岐宗风奠定坚实的基础。至于“不事笔砚”之说，无疑是杨岐宗风承继禅门“道断语言”、“不立文字”、直指见性的务实精神的铺垫。所以后世评价杨岐派“知这个便休，一悟便了，万古不及。”并因此光明常照，远播海外（日本镰仓时代禅宗二十四派中，有二十派出自杨岐法系。一休也是杨岐传人<sup>②</sup>）。

## 一、朴质无华，在脚跟下

与玄虚的理论相比，禅宗更重视方法，更重视实践，重视贯穿在百姓日用生活中的实践。“平实”就是杨岐宗风或者说杨岐宗日常行事的特点，就是“在脚跟下”功不浪施。这同禅宗的实践精神完全契合。在理论上，毫无疑问，禅是无造作、

<sup>①</sup> 《五灯会元》卷19，《卍续藏》第80册，第387页。

<sup>②</sup> 一休是日本善用汉语作诗的禅僧，其诗有：禅是通向家的路，一条简单的路，一条自然的路。杨岐平实之风跃然纸上。

无分别，离言、离相的意境。在实践中，禅的智慧既非战场上的金戈铁马、硝烟弥漫；也不是情场上的爱恨情仇、缠绵悱恻、悲欢离合；更不是利禄场上的熙熙攘攘，利来利往、机关算尽，适者生存。而是同日常生活中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言谈举止等琐细小事休戚相关的大智慧。因此，禅也好，道也罢，或者索性说终极追求，《坛经》明确指出都是在实践日常生活中实现的，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平常心是道”，甚至说“道法自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禅是在担水劈柴的日常活动中实现的“上契无生”的超越之境，一切怪力乱神都不是禅！这正是临济和杨岐风靡天下的根本，也是当代人间佛教和人间佛学立论的历史依据。

杨岐宗风朴实无华，方会禅师日常生活亦至简朴。据清代纪荫所编《宗统编年》记载：

杨岐初住老屋败椽，适隆冬，雪霰满床。居不遑处，衲子投诚，原充修造，会却之曰：我佛有言，时当减劫。高岸深谷，变迁不常，安得圆满如意，自求称足？汝等出家学道，做手脚未稳，已是四五十岁，诂有闲工夫丰屋耶！竟辞之。翌日上堂云：杨岐乍住屋壁疏，满床皆布雪真珠。缩却项，暗嗟吁，翻忆古人树下居。<sup>①</sup>

---

<sup>①</sup>（清）纪荫编：《宗统编年》卷20 临济八世祖，《卍续藏》第86册，第209-210页。

老屋败椽，寒冬时，雪霰满床，亦不以为意。在杨岐看来，与古人居之树下相比，不啻“满床珍珠”，显然也是“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孔颜乐处。如此生活如禅法，禅法融于生活，引领学人真修实证，反璞归真，这在禅风弥漫，皇室崇佛奉禅，民间顶礼膜拜的大宋王朝，乃至其后至今，都是不多见的。

平实的杨岐宗风首先就是要“在脚跟下”，要立定脚跟。

立定脚跟，一步一个脚印，既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怪力乱神之举。方会禅师语录对“脚跟”一词可以说是情有独钟。请看：

演说摩诃大般若，三世诸佛在尔诸人脚跟下转大法輪。

僧问：欲免心中闹，应须看古教。如何是古教？

师云：乾坤月明，碧海波澄。进云：未审作么生看？

师云：脚跟下。

师云：尔道云盖末后一句作么道？进云：七九六十三。师云：念言语汉。师乃云：春风如刀，春雨如膏，律令正行，万物情动。尔道脚踏实地一句作么生道？出来向东涌西，没处道看，直饶道得，也是梁山颂子。

复云：天堂地狱，罩却汝头。释迦老子，在尔脚跟下。

目前诸法，总在诸人脚跟下。

只要今日了，山河大地有什么过？山河大地目前诸法，总在诸人脚跟下，自是诸人不信。<sup>①</sup>

上述云云，皆在“脚跟下”。其意有二：一曰从当下做起，二曰从自身做起，脚踏实地，心不旁骛，句句真切，朴实无华。禅法如此，杨岐宗风注重践履的特征无需多做解释也是洞若观火了。这是重在实行的前提。

不仅要立定脚跟，从当下做起，从自身做起，还要万法随缘，自由自在。这才是日用行持的核心。最引人瞩目的是骑马、步行之说。请看：

筠阳九曲萍实杨岐乃升座，时有僧出众。师云：渔翁未掷钓，跃鳞冲浪来。僧便喝。师云：不信道？僧抚掌归众。师云：消得龙王多少风。问：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师云：有马骑马，无马步行。<sup>②</sup>

“有马骑马，无马步行。”方会禅师的意思很明显，无需做任何多余的诠释。这就是说，有马就骑马上路，没有马就徒步而行，不要骑马嫌颠，步行嫌累；有马不肯骑，步行怕路远。千般计较，万般须索。既耽误了大好时光，又增添了无明烦恼。正所谓截断众流，直面现实。平实之意，比“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更胜一筹。这就是杨岐宗风！平实质朴，方会有更多言简意赅，句句指向实处的譬喻。再请看：

<sup>①</sup> 见《杨岐方会和尚语录》《杨岐方会和尚后录》，《大正藏》第47册。

<sup>②</sup> 《杨岐方会和尚语录》卷1，《大正藏》第47册，第640页。

僧问：如何是杨岐境？师云：独松岩畔秀，猿向下山啼。进云：如何是境中人？师云：贫家女子携篮去，牧童横笛望源归。

上堂，拍禅床一下云：只个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灵物。释迦老子说梦，三世诸佛说梦，天下老和尚说梦。且问诸人，还曾作梦么？若也作梦，向半夜里道将一句来。良久云：人间纵有真消息，偷向杨岐说梦看。

上堂：杨岐乍住屋壁疏，满床皆布雪真珠，缩却项暗嗟吁。良久云：翻忆古人树下居。

岁旦上堂，僧问：旧岁已随残腊去，今日新春事若何？师云：钵盂里满盛。进云：与么则三年逢一闰，九月是重阳。师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上堂：身心清净，诸境清净；诸境清净，身心清净。还知云盖老人落地处么？乃云：河里失钱河里撝。

上堂，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担头不负书。师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拈起拄杖，卓一下云：大千世界百杂碎，捧钵盂向香积世界，吃饭去也。

师云：一切法皆是佛法。佛殿对三门，僧堂对厨库。若也会得，担取钵盂拄杖，一任天下横行。若也不会，更且面壁。

上堂，僧问：如何是佛？师云：贼是人做。师乃云：万法是心光，诸缘惟性晓，本无迷悟人。

有人向安家立国处，道将一句来。良久云：太平本是将军致，不许将军见太平。上堂，俗士问：人王与法王相见，合谈何事？师云：钓鱼船上谢三郎。进云：此事已蒙师指示，云盖家风事若何？师云：褌头衫帽，脱当酒钱。士云：忽遇客来，如何祇待？师云：三盏两盏犹闲事，醉后郎当笑杀人。师乃云：一切法皆是佛法。遂拍禅床一下云：山河大地百杂碎，还我佛法来。

上堂云：云盖传箭令下，释迦老子为先锋。菩提达磨为殿后。阵势既圆，天下太平。且道，不动步一句，作么生道？良久云：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僧云：是什么心行。师云：不得杨岐赞叹。僧拟议，师云：且坐吃茶。

上堂云：万法本闲，唯人自闹。以拄杖卓一下云：大众，好看火烛，明眼人前不得错举。

上堂：云盖不会禅，只是爱嚏（疑嚏之误）眠。打动震天雷，不直半分钱。

上堂：举古人一转公案，布施大众。良久云：口只吃饭。<sup>①</sup>

好了，如此谈禅，尽显杨岐朴实无华之家风。他的每句话除了以“不说破”的形式所采用的指东画西，引用诗词成语，而使人难以索解之外，处处皆是贫女携篮、牧童横笛、杨岐（实为痴人）说梦、贼是人做、且坐吃茶、好看火烛、钵盂里盛满、

<sup>①</sup> 见《杨岐方会和尚语录》《杨岐方会和尚后录》，《大正藏》第47册。

河里失钱河里捞（意即捞）、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万法本闲，唯人自闹、太平本是将军致，不许将军见太平，以及只爱唾眠、只好吃饭之类的平常心、平常事，都是随顺自然，不离日常生活、社会实践的谆谆教诲。这里既无故弄玄虚，佯作痴狂之狂禅，更无怪力乱神、迷信说教之神通，引导的显然是在世间之觉，即在日常生活中实现与道合一的觉悟之境。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方会禅师与杨旼将军的交往。有一段语录云：

杨旼提刑山下过，师出接，提刑乃问：和尚法嗣何人？云：慈明大师。杨云：见个什么道理，便法嗣他？云：共钵盂吃饭。杨云：与么则不见也。师捺膝云：什么处是不见？杨大笑。师云：须是提刑始得。师云：请入院烧香。杨云：却待回来。师乃献茶信，杨云：者个却不消得，有甚干曝曝底禅，希见示些子。师指茶信云：者个尚自不要，岂况干曝曝底禅！杨拟议，师乃有颂：示作王臣，佛祖罔措。为指迷源，杀人无数。杨云：和尚为什么就身打劫？师云：元来却是我家里人。杨大笑，师云：山僧罪过。<sup>①</sup>

杨旼，字乐道，将门之后（杨家将的后人），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并州录事参军，再迁大理寺丞、知岳州。官至龙图阁学士知谏院。庆历三年，湖南徭人唐和等劫掠州县，擢殿中丞，提点本路刑狱，专治盗贼事。未几，坐部将胡元战死，

<sup>①</sup> 《杨岐方会和尚语录》卷1，《大正藏》第47册，第642页。

降知太平州。岁余，贼益肆，复出。为官清廉。在当时名公参禅、大吏问道的文化背景中，杨岐显然也是一个与禅宗有染的政客。他与方会禅师的这段交谈应当是在庆历三年间，很有些意思。

杨岐问方会法嗣石霜的道理，方会回答因为在一个钵盂里吃饭。表面看是幽默，其实这也是实话实说。因为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又是一两句话说不清的。其实，在杨岐方会语录中，也曾以“有马骑马，无马步行”回答“宗风嗣阿谁”。二者皆在实处，皆在平常，不落造作，相映成趣。至于干曝曝的禅，也就是纯粹的禅是什么，方会对症施药，说是连佛祖也没办法的身不由己，所谓“为指迷源，杀人无数”，并因此说杨岐“元来却是我家里人”。其意虽有为杨岐开脱之意，更有要求杨岐在战争中减少生灵涂炭之戒。其用心之良苦，亦可见禅门处处关心的老婆心切。“示作王臣”的杨岐听后大笑，或许也是“一悟便了”，或许是无可奈何的“罔措”。无论怎样，杨岐还是听出来方会禅师的弦外之音了。

另，语录载：

师访孙比部<sup>①</sup>，值判公事次。部云：下官为王事所牵，无由免离。师云：此是比部愿弘深广，利济群生。比部云：未审如何？师云：应现宰官身，广弘悲愿深。为人重指处，棒下血霖霖。比部因颂有省，乃归小厅。坐次却问：下官每日持斋吃菜，还合诸圣也无。师以

<sup>①</sup> 宋代刑部三司之一，这里也指该司任职者。



颂赠之：孙比部孙比部，不将酒肉污肠肚。侍仆妻儿  
浑不顾，释迦老子是谁做？孙比部孙比部！<sup>①</sup>

不用解释即可明白，“棒下血淋淋”、“不将酒肉污肠肚”，不是无言，也不是婉说和绕着说，而是简单截说；说的何尝不是现实，不是警戒枉杀枉纵，不是贿赂公行？只要广弘悲愿，利济终生，也就能立地成佛。也就难怪这个姓孙的刑部官员“因颂有省”。

## 二、涵盖乾坤，宗风如龙

杨岐宗是临济下分蘖出来的一个宗派，其思想和方法与临济宗一脉相承。方会禅师曾说：“雾锁长空，风生大野，百草树木作大狮子吼，演说摩诃大般若，三世诸佛在尔诸人脚跟下转大法轮，若也会得，功不浪施。”此说既与云门的“涵盖乾坤”互通款曲，亦与不涉万缘、随波逐浪、一切现成，活泼无碍之化导异曲同工。因此，后人说他接引学人，“提纲振领，大类云门”<sup>②</sup>；验勘学者之机锋则如南院（慧颙，临济三世），“兼具临济、云门两家”之长。更赞之曰：“兼百丈怀海、黄檗希运之长，双得马祖道一的大机、大用”<sup>③</sup>，但又浑无圭角，

<sup>①</sup> 《杨岐方会和尚后录》卷1，《大正藏》第47册，第648页。

<sup>②</sup> 居顶辑：《续传灯录》卷七，《大正藏》第51册，第507页。

<sup>③</sup> 湘中苾刍文政《潭州云盖山会和尚语录序》：“马大师据江西泐潭，出门弟子八十有四人。其角立者，唯百丈海得其大机。海出黄檗运，得其大用，自余唱导而已。运出颙，颙出沼，沼出念，念出昭，昭出圆，圆出会。会初住袁州杨岐，

故有“宗风如龙”之美誉。雾锁长空，涵盖乾坤；风生大野，气势如虎，兼具临济、云门两家宗风，显然是杨岐宗的有一个特征。我们在方会语录中随处可以感受到临济一喝，截断众流，风生水起的气象。比如：

上堂：一尘才举，大地全收。

上堂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拈起拄杖云：吞却山河大地了也，过去诸佛、未来诸佛、天下老和尚，总在拄杖头上。遂以拄杖划一划云：不消一喝。

上堂：坐断乾坤天地黯黑，放过一着雨顺风调。

九峰勤和尚把住云：“今日喜得个同参。”师曰：“作么生是同参底事？”

勤曰：“九峰牵犁，杨岐拽耙。”

师曰：“正恁么时，杨岐在前，九峰在前？”

勤拟议，师拓开曰：“将谓同参，元来不是。”

僧问：“人法俱遣，未是衲僧极则。佛祖双亡，犹是学人疑处。未审和尚如何为人？”

人问杨岐禅师：“欲免心中闹，应须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师答：“乾坤月明，碧海波澄。”

杨岐一要，千圣同妙。布施大众，果然失照。杨岐一言，随方就圆。若也拟议，十万八千。杨岐一语，呵佛叱祖。明眼人前，不得错举。杨岐一句，急著眼觑。长连床上，拈匙把箸。

---

后止长沙云盖。当时谓海得其大机，运得其大用，兼而得者独会师欤。”《杨岐方会和尚语录》卷1，《大正藏》第47册，第645-646页。

师云：洞庭八百里未是阔。问如何是真如体，师云：夜叉屈膝眼睛黑。问如何是真如用，师云：金刚杵打铁山摧。问如何是透出乾坤句，师云：棒下最分明。僧无语。师乃云：透出乾坤句，未语先剖陈。屈躬来更问，棒下取分明。

上堂。有僧问：如何是常照，师云：针锋上须弥。云如何是寂照，师云：眉毛里海水。云如何是本来照，师云：草鞋里踮跳。师乃云：常照寂照本来照，草鞋底下常踮跳。要会锋针上须弥，眉中海水常渺渺。

上堂云：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且道是什么物，还识得么？若识得，乾坤大地，森罗洞明。若也不识，被物拶著，转身不得。

上堂云：古今日月，依旧山河。若明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若也不明，谤斯经故，获罪如是。

上堂云：锋刃上踮跳，微尘里走马。劳劳去复来，个是知音者。<sup>①</sup>

兹引如此。上述针锋上须弥、锋刃上踮跳、微尘里走马，古今日月、一路涅槃、乾坤大地，森罗洞明，杨岐宗风就是这样，洋洋洒洒，一路走来，在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集众作务的劳作中，尽显乾坤月明，碧海波澄的凌厉与光明；兼具临济、云门禅之本色，也表现出涵盖乾坤，截断众流的博大气象。诚所谓：“云门透法身，从此觅疏亲。尽道和风暖，三春寒更新。”

<sup>①</sup> 引文皆出自《杨岐方会和尚语录》。

方会可以说说是同云门亲上加亲了。难怪慧洪赞之曰：“杨岐天纵神悟，善入游戏三昧，喜勘验衲子，有古尊宿之风。”<sup>①</sup>

### 三、治人如玉，俊采星驰

历史证明，一种思想，一个组织的消长盛衰，既取决于思想的本身，也取决于人才的有无，所谓“得人不得人耳”。思想是决定的因，人才则是推动其发展乃至发扬光大的缘。一种好的思想，没有精英作为载体，也只能作为画饼。禅宗如此，临济如此，杨岐亦如此。《坛经》、临济为杨岐宗奠定了思想、方法的基础，杨岐之所以能够在一花五叶，枝繁叶茂的禅门脱颖而出，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的因素。人才辈出显然是杨岐宗光前裕后，至今赓续不绝的必要条件。

方会禅师虽然创立了临济之杨岐，但在当时禅林尚难称翘楚，影响也不及同时代之琅邪慧觉、雪窦重显、黄龙慧南等。但方会接人，犹如玉匠，选料既考究，琢磨尤其用功，有“治人如玉”之说，故所琢之器都光可鉴人。杨岐派后继有人，俊采星驰，亦是杨岐家风铸就。黄龙派门下慧洪尝赞誉杨岐曰：“会乃如玉人之治璠玕，砭砭废矣。故其子孙皆光明照人，克世其家。盖碧落碑，无隳本也。”说的是：杨岐禅师教化弟子，犹如善治玉石的工匠，先以美玉为选材，决不以石为材，鱼目

<sup>①</sup> 慧洪：《禅林僧宝传》卷28，《卍续藏》第79册，第548页。

混珠，细细琢磨，使其光彩照人，像“碧落碑”一样，不可复制。就育人而言，慧洪如此说，一定有他的根据。更何况，方会门下有白云守端，承继临济正脉，守端弟子五祖法演有“中兴临济”之美誉，法演弟子中又有“三佛”（即佛果克勤、佛鉴慧勤、佛眼清远）也是禅门巨子。特别是克勤，有“僧中管仲”之称。其《碧岩录》将评唱引入禅门，开风气之先，有“宗门第一书”之美誉。克勤弟子大慧宗杲，更是以看话禅而名世，至今享誉海内外。从守端到法演，继之三佛，而后宗杲，个个是宗门龙象。以守端为例，看杨岐在有言无言中的教法：

禅师名守端，生衡州葛氏，或云周氏。幼工翰墨，不喜处俗。依茶陵郁公剃发。年二十余，参颺禅师。颺歿，会公嗣居焉。一见端奇之，每与语终夕。一日忽问：上人受业师。端曰：茶陵郁和尚。曰：吾闻其过溪有省，作偈甚奇，能记之否？端即诵曰：

我有神珠一颗。日夜被尘羁锁（或云常被尘劳羁锁），今朝尘尽光生，照破青山万朵。

会大笑起去。端愕视左右，通夕不寐。明日求入室，咨询其事。时方岁旦。会曰：汝见昨日作夜狐者乎？端曰：见之。会曰：汝一筹不及渠。端又大骇，曰：何谓也。会曰：渠爱人笑，汝怕人笑。端于是大悟。<sup>①</sup>

<sup>①</sup> 慧洪：《禅林僧宝传》卷28，《卍续藏》第79册，第548页。

“一见端奇之，每与语终夕”，显然是取璠琦而废珉珠。择人如此，能不出人才？“渠爱人笑，汝怕人笑”，直指“尘尽光生”之说。于是，师徒二人心有灵犀，守端言下大悟。

至于对仁勇的接引更为奇特。仁勇原习天台，后闻方会禅师至云盖山弘法，便往参访。一入方丈，师一语未发，仁勇即顿明心印。既可以说是方会禅师个人魅力的感化，也可说是师弟心心相印。

正因为如此，自宋而后，杨岐派席卷天下，把临济宗推向了全盛的局面。禅宗一花五叶，五家七宗，除了曹洞一息尚存，不绝如缕外，其他宗绪皆绝，于是禅宗史上有“临天下，曹一角”之说。至于与杨岐并列的黄龙派，虽气势如虎，也不过历经数传而绝。后世论及禅宗，多以杨岐为临济或禅宗正脉，虽然说是“临天下”，其实还是杨岐派出而领航罢了。

朴质无华，宗风如龙，治人如治玉。杨岐宗风，如是如是！